

周代夷系青銅器之一—— 曲柄甗形盃與曲柄鬲形盃

■ 黃銘崇

居住在中原東方的夷人很早就進入青銅時代，雖然屢屢被商周王朝破壞打斷，但是夷人持續在湖北大冶到江西瑞昌間開採銅礦，冶煉銅錠與商周王朝貿易，且在商周王朝鞭長莫及之地，不斷地鑄造青銅器，到了西周晚期——春秋時期（西元前 850-500）技術成熟，形成一個具有特色的青銅器文化，即本文所稱之「夷系青銅器」。這是一系列關於夷系青銅器的首篇，主要討論的是曲柄甗形盃：一種夷人特有以蒸的方式萃取湯液的獨特炊煮器。

曲柄甗形盃與曲柄鬲形盃（表一）

夷系青銅器中造型最特殊，數量多的類型是「曲柄甗形盃」，過去曾稱為「流甗」因為器甗形而有流管。¹ 或因此種器形狀像甗（鬲），有管流，而稱「甗（鬲）形盃」。² 此種器物在正面袋足兼有管流，其逆時針 60 度方向有彎曲的柄故稱「曲柄盃」。³

本文分區別「曲柄甗形盃」與「曲柄鬲形盃」，曲柄甗形盃基本上是甗的造型，但形體較小。下半段的鬲，長得像夷系的折肩鬲，具有比較長的腿部，但圓肩而非折肩。在鬲肩兩袋足之間有流管，在流管的 60 度方向袋足上設置一個柄，用以執盃倒出湯液，柄的尾部捲曲。曲柄的彎曲十分誇張，有時分成兩段，一段管與器身連結在一起，尾部彎曲則可穿入連在器身的段落。有時曲柄的尾部，以木頭為樺，以木釘（？）固定，故有預留釘孔。絕大多數都是短直圓筒（編號 3～11、13～15、17～20、22～26、28～30）。有兩件與器身渾鑄曲形筒（編號 20、22）。有 1 件為多

角形直筒，相對地其曲柄的粗端方管末尾圓管（編號 20）。僅有 7 件的柄與器身渾鑄（編號 1、2、12、16、21、27、30）。曲柄的尾部多數卷曲漸細，有時做成獸首、鳥首以為裝飾（編號 4、6、12、18、21、27）。

32 件曲柄甗形盃中絕大多數的上段都是外撇敞口的盆形（21 件，編號 3～4、6～7、10、12～13、15～21、25～30、32），與鬲間有一段短直頸。有 5 件的上段為鉢形（編號 5、8、11、22、31），有 3 件上段為斂口鉢形（編號 1、14、23）。

目前所知的 32 件中雖然僅有 6 件有蓋（編號 1～2、8～9、13、31），有平蓋（編號 1、2）、圓形捉手弧面蓋（編號 9、13、31）、三環扁圓弧蓋（編號 8）。由於曲柄甗形盃需要以蒸氣蒸逼食材，筆者以為這種器原本都有蓋，因為要從食材蒸出液體必須加蓋才會有好的效果，需要緊閉的蓋。推測有些平蓋可能是木蓋，未能保存。也不排除有陶蓋的可能，需要更仔細地考察考古脈絡。另外曲柄甗形盃中

表一 曲柄甗形盃與曲柄鬲形盃

作者製表

	器名	圖像	圖像出處	出土、典藏、尺度	發表文獻
1	黃夫人曲柄甗形盃		《中國青銅器全集·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No. 89。	河南光山寶相寺出土，河南省博物館藏，高 18.2 公分，春秋早期。	歐潭生，〈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墓發掘報告〉，《考古》，1984 年 4 期，頁 302-332+348。
2	寶相寺曲柄鬲形曲柄盃		《中國青銅器全集·7》，No.90。	河南光山寶相寺出土，河南省博物館藏，高 17，深 9.2 公分。	歐潭生，〈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墓發掘報告〉，頁 302-332+348。
3	劉家店子曲柄甗形盃		《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山東》，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No.302。	山東沂水劉家店子 M1 出土，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高 21.8 公分。	羅勛章，〈山東沂水劉家店子春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 9 期，頁 1-10。
4	甘露寺曲柄甗形盃			江西九江甘露寺出土，九江博物館藏，高 18.5 公分。	熊凱，〈九江出土青銅盃鑒賞〉，《文物鑒定與鑒賞》，2018 年 4 期，頁 48-49。
5	南京曲柄甗形盃		《南京博物院珍藏系列·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No.24。	南京博物院徵集，南京博物院藏，高 18.5 公分。	
6	西正街尾曲柄甗形盃			湖北漢川城關鎮西正街尾，漢川縣文化館藏，高 20 公分。	沈銀華，〈湖北省漢川縣發現一批春秋時期青銅器〉，《文物》，1974 年 6 期，頁 85。

續表一 曲柄甗形盃與曲柄鬲形盃

	器名	圖像	圖像出處	出土、典藏、尺度	發表文獻
7	保和圩曲柄甗形盃			湖南衡南保和圩農場，湖南省博物館藏，高 17.5 公分。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衡南、湘潭發現春秋墓葬〉，《考古》，1978 年 5 期，頁 297-300。
8	坡塘曲柄甗形盃		《中國青銅器全集·11》，No. 156。	浙江紹興坡塘出土，浙江省博物館藏，高 26 公分，戰國早期。	牟永抗，〈紹興 306 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 1 期，頁 10-25。
9	燕山鬲形曲柄甗形盃		《安徽江淮地區商周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No.121。	安徽六安燕山出土，安徽博物院藏，高 20.2 公分。	馬道闊，〈安徽六安縣發現一座春秋時期墓葬〉，《考古》，1993 年 7 期，頁 656-657+670。
10	燕山曲柄甗形盃		安徽博物院編，《江淮群舒青銅器》，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13，No.49。	安徽六安燕山出土，安徽博物院藏，高 20 公分，春秋早期。	馬道闊，〈安徽六安縣發現一座春秋時期墓葬〉，頁 656-657+670。出土銅器年代為西周。
11	天城中學曲柄甗形盃	 	《安徽江淮地區商周青銅器》，No.130。	安徽桐城天城中學出土，桐城市博物館藏，高 17.8 公分。	
12	春秋塘曲柄甗形盃		《安徽江淮地區商周青銅器》，No.126。	安徽舒城春秋塘出土，舒城縣文管所藏，高 22 公分。	

作者製表

	器名	圖像	圖像出處	出土、典藏、尺度	發表文獻
13	鳳凰嘴曲柄 甌形盃		《江淮群舒青銅器》， No.20。	安徽舒城鳳凰嘴出土， 壽縣博物館藏，高 18.7 公分，有圓形捉手蓋。	殷滌非，〈安徽舒城出 土的銅器〉，《考古》， 1964 年 10 期，頁 498- 503。
14	五里曲柄甌 形盃		《安徽江淮地區商周 青銅器》，No.128。	安徽舒城五里出土，安 徽博物院藏，高 19.2 公 分。	李國梁，〈群舒故地出 土的青銅器〉，《文物 研究》，1990 年 6 期， 頁 162-190。
15	幸福曲柄甌 形盃		余飛、白國柱，〈甌 形盃——江淮、皖南的 青銅器瑰寶〉，《大眾 考古》，2018 年 8 期， 頁 79-82。	安徽舒城河口幸福村出 土，皖西博物館藏，高 18.8 公分。	楊鳩霞，〈安徽舒城縣河 口春秋墓〉，《文物》， 1990 年 6 期，頁 58-66+ 53。
16	許家山嘴曲 柄甌形盃		《江淮群舒青銅器》， No.31。	安徽舒城河口楊家村許 家山嘴出土，舒城縣文 管所藏，高 17.2 公分。	
17	官塘曲柄甌 形盃		《江淮群舒青銅器》， No.30。	安徽舒城百神廟鎮官塘 村墓葬出土，舒城縣文 管所藏，高 16 公分。	
18	盩頭曲柄甌 形盃		《安徽江淮地區商周 青銅器》，No.124。	安徽廬江盩頭出土，安 徽博物院藏，高 18.8 公 分。	

續表一 曲柄甗形盃與曲柄鬲形盃

	器名	圖像	圖像出處	出土、典藏、尺度	發表文獻
19	岳廟曲柄甗形盃		《安徽江淮地區商周青銅器》，No.123。	安徽廬江岳廟出土，安徽博物院藏，高 21.7 公分。	馬道闊，〈安徽省廬江縣出土春秋青銅器——兼談南淮夷文化〉，《東南文化》，1990 年增刊 1 期，頁 74-78。
20	楊家牌曲柄甗形盃		《安徽江淮地區商周青銅器》，No.127。	安徽懷寧楊家牌出土，懷寧縣文管所藏，高 21.2 公分。	許文，〈安徽懷寧縣出土春秋青銅器〉，《文物》，1983 年 11 期，頁 68-71。
21	黃嶺曲柄甗形盃		《安徽江淮地區商周青銅器》，No.125。	安徽潛山梅城鎮七里村黃嶺路出土，潛山縣博物院藏，高 23.5 公分。	潛山縣文物局，〈潛山黃嶺春秋墓〉，《文物研究》，2001 年 13 期，頁 125-127。
22	小八里曲柄甗形盃		《安徽江淮地區商周青銅器》，No.129。	安徽肥西小八里出土，安徽博物院藏，高 18.8 公分。	朱華東，〈也論肥西小八里出土青銅器〉，《東方博物》，2017 年 2 期，頁 40-47。
23	金口嶺曲柄甗形盃		《皖南商周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 86-87。	安徽銅陵金口嶺出土，銅陵市文管所藏，高 19 公分。	
24	金口嶺曲柄鬲形盃		《皖南商周青銅器研究》，頁 66。	安徽銅陵金口嶺採集，銅陵市文管所藏，高殘。	

作者製表

	器名	圖像	圖像出處	出土、典藏、尺度	發表文獻
25	西湖輪窯廠曲柄甗形盃		《皖南商周青銅器》，頁 89。	安徽銅陵西湖輪窯廠出土，銅陵市文管所藏，高 16 公分。	
26	謝壠曲甗形柄盃		《皖南商周青銅器》，頁 90。	安徽銅陵謝壠窖藏出土，銅陵市文管所藏，高 19 公分，春秋晚期。	張國茂，〈安徽銅陵謝壠春秋銅器窖藏清理簡報〉，《東南文化》，1990 年 4 期，頁 210-212。
27	鐘鳴曲柄甗形盃		《皖南商周青銅器》，頁 88。	安徽銅陵鐘鳴出土，銅陵市文管所藏，高 22.9 公分。	
28	長山曲甗形柄盃		《皖南商周青銅器》，頁 84-85。	安徽南陵家發鄉長山出土，南陵縣文管所藏，高 17.2 公分。	
29	柳春園曲柄甗形盃		《皖南商周青銅器》，頁 82。	安徽蕪湖柳春園出土，蕪湖市文管會藏，高 19.8 公分。	張愛冰，〈也談曲柄盃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文物》，2014 年 3 期，頁 57-64。
30	新塘曲柄甗形盃		《皖南商周青銅器》，頁 83。	安徽繁昌新塘出土，繁昌縣博物館藏，高 18.2 公分。	
31	上博曲柄甗形盃		《夏商周青銅器研究·東周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197。	上海博物館藏，高 18.2 公分。	馬金洪，〈流甗的研究〉，《文博》，1996 年 5 期，頁 39-44+53。

續表一 曲柄甗形盃與曲柄鬲形盃

作者製表

	器名	圖像	圖像出處	出土、典藏、尺度	發表文獻
32	泉屋曲柄甗形盃		廣川守編著，《泉屋博古：中國古銅器編》，京都：泉屋博古館，2002，No.10。	泉屋博古館藏，高 19.7 公分。	林巳奈夫，《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研究——殷周銅器綜覽·三》，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頁 31，圖 8。
32a	泉屋曲柄甗形盃		廣川守等，《泉屋透賞：泉屋博古館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No.10。	泉屋博古館藏，高 19.7 公分。	

有 1 件出土於光山寶相寺黃夫人墓，木製的筭還保留著，而陶製的曲柄甗形盃則在頸部有陶筭。因此推測所有曲柄甗形盃原本都有木製的筭，食或藥材放置在筭上。曲柄甗形盃是以下段煮沸的熱水以逼出放置在筭上食材的珍貴湯液，再飲用湯液。

筆者將 3 件曲柄鬲形盃區分開，曲柄鬲形盃為斂口鬲形，有蓋，前端有一流管，側邊有一曲柄。筆者區分甗形與鬲形，因為兩者蒸煮原則不同，曲柄甗形盃用蒸，食材在蒸過以後不食用，只喝湯。但是鬲形盃則將食材一起煮，雖然主要也是飲用湯液，但是食材也撈起來食用，有點像日式料理中的「土瓶蒸」。所以附有青銅流勺或漆木勺。在出土的脈絡上，所有曲柄鬲形盃的墓葬都同時也有曲柄甗形盃，可見曲柄甗形盃是主流，但是等級較高者還會有曲柄鬲形盃與流勺。青銅曲柄鬲形盃目前只有 3 件，一件出土於河南光山寶相寺黃國君夫人墓（編號 2）。黃國是嬴姓夷國，西周到春秋時代

的黃國故城在潢川縣西北 6 公里，規模不小，有自己的鑄銅作坊，推測是由本身的作坊生產的。⁴ 這件盃有平蓋，甗形盃上有銘文，鬲形盃無銘文。墓中雖然沒有流勺，卻出土一件漆勺，而且此件漆勺的勺部斷面略呈橄欖形，利於倒出湯汁，所以與流勺的效果相同。

第二件出自安徽六安燕山墓（編號 9），曲柄鬲形盃與甗形盃同出，鬲形盃有圓形捉手弧面蓋，且有青銅流勺：勺與柄垂直的方向有一流嘴。綜合黃夫人墓與六安燕山墓的現象，曲柄鬲形盃應當有流勺配套。廬江岳廟墓葬也出土一件流勺，同出一件曲柄甗形盃，沒有鬲形盃，但此墓曾被擾動，器物組合不完整。推測如果沒有被擾動，應有曲柄鬲形盃。

河南信陽平橋樊夫人墓中沒有銅盃，但出土兩件陶盃，其中一件確定是曲柄甗形盃，是做銅陶器；另一件殘，沒有描述也沒有圖像。筆者推測原本也是曲柄甗形盃與曲柄鬲形盃的組合。由於樊君夫人墓與黃君夫人墓墓主的性

別可以藉由銘文判斷，都是女性，筆者認為曲柄甗形盃與甗形盃的使用者可能是女性，不過需要更多考古出土證據的支撐。

銅陵金口嶺出土一件曲柄甗形盃（編號23），外表有比較複雜的浮起的裝飾。另外有一殘件（編號24），與曲柄甗形盃的裝飾相同，但只存下半部。由於曲柄甗形盃通常被壓壞部分是上方的甗部，這件則破口在下半，筆者認為這件與前面黃君夫人墓的銅甗盃、甗盃，樊君夫人墓的陶甗盃、甗盃，燕山墓的銅甗盃與甗盃一樣，是兩件成套，原本或許還有一個流勺。

32件曲柄甗形盃有29件是出土的，其分佈範圍：有14件出土於安徽江淮之間的墓葬，這附近在春秋戰國之際有被稱為群舒的夷人居住，應該是創造堰臺文化的人群。有8件是出自安徽的長江以南黃山以北的銅礦地帶，此一地帶從陶器上考察與江北的堰臺文化大體一致。另外有2件出土自河南光山寶相寺黃君孟夫婦合葬墓中的夫人墓（編號1、2）。有一件出自山東劉家店子墓葬（編號3）；這是一座莒國的大墓，莒國嬴姓是夷人在山東殘存的大國。該墓出土〈黃太子伯克盃〉。顯見在春秋時代，遠在山東的莒國與淮河流域的嬴姓黃國仍有交流。另外江西九江甘露寺也採集到1件（編號4），當地已經進入大路鋪文化的範圍，或介於大路鋪文化與堰臺文化之間，而兩文化的基底也接近。南京博物院徵集過1件（編號5），可能出自寧鎮地區。湖北漢川墓葬出土1件（編號6），湖南衡南墓葬出土1件（編號7），浙江紹興墓葬也出土1件（編號8），這幾件與曲柄甗形盃同出的器物多屬於夷系青銅器，推測墓主是夷人或旅外夷人。博物館藏品2件，一在上海博物館，上半段是鉢形，且有圓形捉手蓋（編號31）。另一在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過去被認為是一

件異形甗（編號32）。該館曾經將館藏青銅器進行透視掃描（編號32a），從透視掃描的特定角度知道原本有管流與捉手，可能被古董商修補破口並作舊處理。

所有曲柄甗形盃與曲柄甗形盃的製作都十分精良，可以看出它們是在堰臺文化階段已經熟練地掌握範鑄法以後的事，年代都在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之間。在此一階段夷人的青銅器文化已經進入另一個高潮。曲柄甗形盃與曲柄甗形盃由於與特定的飲食習慣有關，因此並未傳播給周系人口或越系人口。有學者指出群舒地區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晚期的墓葬出土的兵器極少，這是重要的觀察。夷人基本上是貿易民族，解決有無是依賴交易而非使用暴力。不過，隨著夷人國家被楚國、吳國、越國蠶食鯨吞，一一消滅以後，曲柄甗形盃與曲柄甗形盃就消失於歷史舞臺。

曲柄甗形盃與曲柄甗形盃的原型

所有討論青銅曲柄甗形盃來源的學者都認為它是模仿在地「堰臺文化」的陶曲柄甗形盃。⁵在這些討論中，大體把陶曲柄甗形盃與陶曲柄甗形盃在鼎系文化中的演化歷程，大體地勾勒出來。⁶我們以時序上倒推的方式，從同時代的陶曲柄甗形盃，追索其前身，企圖了解曲柄甗形盃的歷史與文化意義。

江淮地區的堰臺文化普遍地出土陶曲柄甗形盃與陶曲柄甗形盃，與青銅製品並存，而且兩者的外觀互相學習。出土地點包括肥西老虎頭、金寨雙河、霍邱堰臺、六安堰墩、廟台、霍山戴家院、廬江大神墩、楊家墩、樅陽湯家墩、舒城大墩、南塘、安慶沈店神墩等。皖南則有銅陵師姑墩、南陵千峰山土墩墓、龍頭山（圖1a）等。河南信陽孫砦遺址也同時出土曲柄

鬲形盃、曲柄甗形盃以及帶鑿甗形盃。信陽平橋南山嘴 M1——前述樊君夫人龍羸墓——出土青銅鼎、壺、盆、鬲、盤、匜之外，還有陶鬲、甗、豆，以及兩件陶曲柄盃，這兩件有一件「完整的」是曲柄甗形盃（圖 1b），其陶曲柄明顯地仿銅器。不完整者報告並未描述，也沒有圖版。

筆者懷疑這件不完整者，其實是曲柄鬲形盃，因為缺乏上半段，且有殘損，所以發掘者以為是缺上半段的殘器。信陽平西 M5 出土一件甗形陶盃，曲柄末端連結器身，形成一個鑿，是曲柄盃的變形（圖 1c）。固始平寨古城也出土曲柄甗形盃或鬲形盃的曲柄。跨到淮河以北，安



圖 1 皖南與江淮流域出土的〈陶曲柄甗形盃〉，以及〈陶有鑿甗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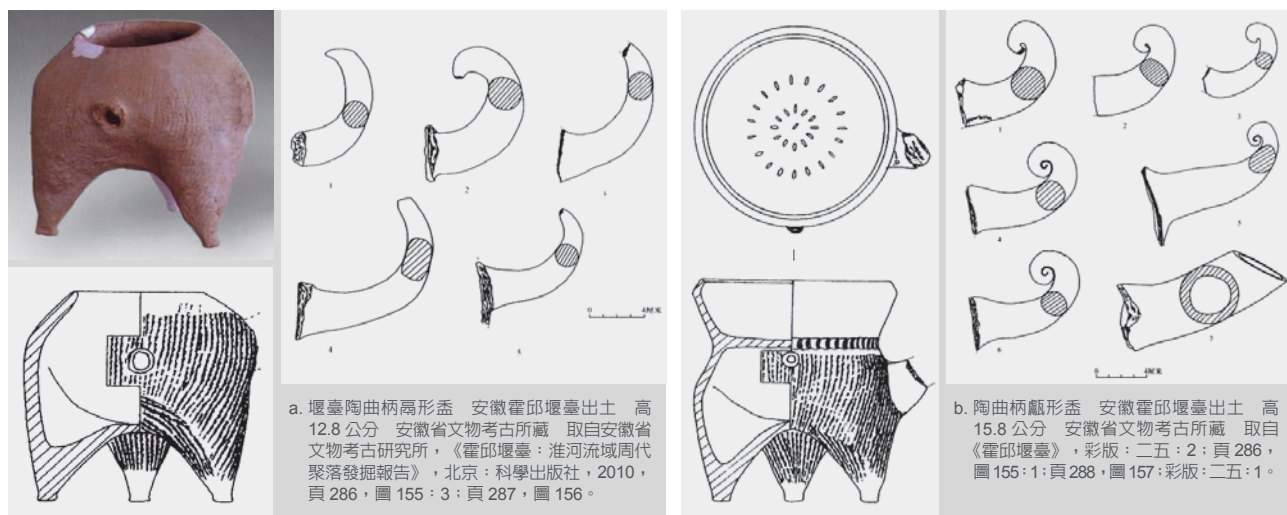


圖 2 霍邱壩臺出土的〈陶曲柄鬲形盃〉與〈陶曲柄甗形盃〉，以及與器身斷開的曲柄。



圖3 銅陵師姑墩出土的〈陶曲柄甗形盃〉，以及與器身斷開的曲柄，以及榫接曲柄殘部。

徽阜陽市的臨泉老邱堆也發現陶曲柄甗形盃，其上段屬於鉢形，年代可能是比較早的。⁷此例十分重要，未來出土資料愈多後，可以證明淮夷分佈時代愈晚愈往南推縮。

江淮之間與江黃（長江到黃山山脈）之間例子，筆者以發掘規模大，報告完整出版的霍邱堰臺（江淮）與銅陵師姑墩（江黃）的出土品為例介紹。霍邱堰臺出土的陶曲柄甗形盃的數量相當多，霍邱堰臺同時出土陶曲柄甗形盃（圖2a）與陶曲柄甗形盃（圖2b），可見此種曲柄甗形盃與曲柄甗形盃與一般的日常生活有關，非貴族才特有的享受（假設較貴重的銅容器是貴族的專利）。絕大多數的陶曲柄甗形盃都有算，與器身完全結合，上有米粒般大小，

呈放射狀分佈的洞，可以讓蒸氣進到上層。所有甗形或鬲形盃，出土時曲柄都已斷裂，但是也都保存下來，其形制器身端粗，略彎曲，尾部捲曲。筆者還認為，原本這些曲柄甗形與鬲形盃都有蓋，有些是陶蓋，也有些可能是木蓋。

江黃間以銅陵師姑墩為代表，師姑墩遺址出土多件曲柄甗形盃，都是殘件。本文選取兩件解說，第一件上半段已不存，流管大口而短，曲柄已斷，但同坑出土的柄應該就是本件的柄。第二件同樣上半部不存，流管已斷，只存一孔。曲柄亦殘，但是此柄可能與銅盃一樣是器身連著短管，另製作曲柄，並以榫接。但曲柄殘頭還留在短管的殘部內。比較堰臺出土的樣本，師姑墩出土的外型更接近銅器的造型，頸部極細，腿部較長。不過以曲柄看，師姑墩的曲柄尾部捲曲度較小（圖3）。筆者認為陶器的曲柄甗形盃的尾部捲曲原本較小，開始使用青銅鑄造以後，尾部捲曲開始變得誇張而影響到陶器也出現同樣卷曲造型。

陶曲柄甗形盃與曲柄鬲形盃的前身，可以在潛山薛家崗遺址的商周層以及大路鋪文化中找到。潛山薛家莊的商周地層可能是堰臺文化的前身，也就是鼎系統文化尚未全面受到鬲系統文化影響的階段，我們暫且以「薛家崗上層文化」表述。潛山薛家莊遺址的薛家崗上層文化曾出土數件陶曲柄甗形盃，其中之一外觀看起來與堰臺遺址出土者相仿；不過，從截面看來下半部更接近筆者所謂鬲形鼎，一種因為連結錐足，製作時從內往外壓以固定鼎足，而使得內部下凹的做法。另一件比較完整曲柄甗形盃，其下半段則是實足的鼎而非鬲（圖4）。

屬於大路鋪文化的湖北陽新大路鋪、大冶蟹子地等遺址，也都出土過曲柄甗形盃。陽新大路鋪遺址進行了比較大規模的發掘，出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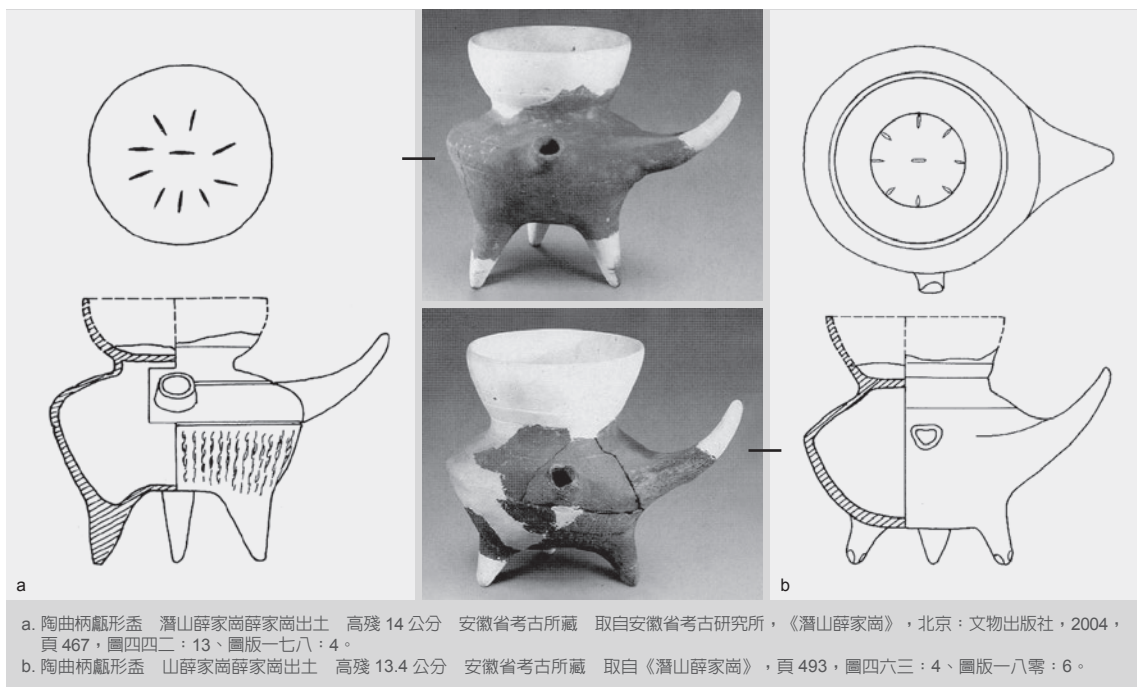


圖 4 潛山薛家崗薛家崗上層文化出土的兩件陶曲柄甗形盃，左邊的下半為鬲式鼎，右邊則下半為鼎。

很多陶曲柄甗形盃（圖 5a），不過其下半部的類型與像鬲式鼎，與薛家崗上層文化相同。筆者認為大路鋪文化與堰臺文化其基底都是類似潛山薛家崗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主要的炊器是鬲式鼎，有些學者稱為鼎式鬲，筆者稱「鬲式鼎」是因為從炊器的功能角度看，它實際上是一種鼎而非鬲。大路鋪文化還出土一種三短足，肩部兩側有把的盃（圖 5b），由於上半部已殘，未知是否有算；可見此種蒸食以取得液體的需求，在鼎系文化中的需求不小。大路鋪文化還出土一種帶有曲柄的短腿鼎，筆者認為這是曲柄鬲形盃的前身（圖 6b）。大路鋪文化與薛家崗上層文化應該有同樣來源。它們在演化的時序上早於堰臺文化，長江以北先是類似薛家崗上層文化的面貌，從北邊開始，受到鬲系統文化的影響，開始有系統的使用長腳折肩的鬲，

這是一種次生的兩用鬲，同時保有鼎的功能以及鬲的功能。這種「折肩鬲化」的過程，是否越過長江？有賴更多發掘，筆者有機會再討論。大路鋪文化由於分布在長江以南，沒有折肩鬲，但是卻受到釜系文化（越系）的影響，所以炊器除了鼎之外，還多了雙附耳釜形甗以及出現大量幾何印紋陶。

潛山薛家崗的薛家崗上層文化無疑的是由薛家崗下層文化（即薛家崗文化）發展而來的，薛家崗文化有兩種器類，功能上可與曲柄甗形盃以及曲柄鬲形盃比擬。一種是前面已經出現的有蓋分體甗，它雖然也可以扮演甗的功能，把上部的食物蒸熟，只吃食料。也可以在把甗移開以後，將下段鼎的湯液倒出，只飲用湯液。所以可以扮演與曲柄甗形盃同樣功能，萃取湯液。這種器型，在鼎系文化中相當多。第二種

是曲柄鼎，在功能上可為曲柄鬲形盃的前身，加蓋同樣可以具有「土瓶蒸」的功能，只是沒有管流，使用上稍微不便（圖 6a）。事實上此類有柄三足罐在薛家崗文化中甚多，幾乎是稍微大一點的墓中標配。同類器也可以在陽新大路

鋪看到，其曲柄還有與曲柄鬲形盃同樣的捲曲（見圖 6b）。此種器物應該是鼎系的傳統，所以也可以在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屬於大汶口文化看到（圖 6c）。大汶口文化還可以看到鬲形盃，三袋足，有蓋有流管，⁸ 與曲柄鬲形盃就更接近



圖 5 陽新大路鋪出土的〈陶曲柄鬲形盃〉（a，中下）以及陶雙把（鬲形？）盃（b，中上）。



圖 6 薛家崗出土的〈陶曲柄鼎〉（a），大路鋪出土的〈陶曲柄鼎〉（b），以及大汶口出土的〈陶曲柄鼎〉（c）。

了。以上的陶曲柄甗形盃的分佈告訴我們它是一個夷系傳統，而非只是群舒傳統。群舒傳統只是夷系傳統在迴光返照時代的現象之一。

小結

夷人（鼎系文化人群）是一個在東亞地區起源很早的人群，他們也是最早以塊範法鑄造青銅禮器的人群。不過，夷人的青銅時代卻不斷地被漢語系人群打斷。在本文中討論的江淮之間與江黃之間的堰臺文化，創造了夷人最後一波的青銅器文化。他們在長江北岸的廬江、

縱陽，以及長江南岸銅陵、南陵、繁昌開採銅礦，逐漸學會了鑄銅。他們始自商代晚期，在西周晚期到春秋之際最為繁華，製造的青銅器由生疏到熟練，雖然受到商周文化的影響，但終於因為自身的生活習慣所需而發展出自己的青銅器群與品味。曲柄甗形盃與曲柄鬲形盃可以說是從夷人生活中成長出的一種器形。筆者擬以此為出發點，有系統地討論各類夷系青銅器的類型與其特點。在下兩篇中有系統地整理，討論此一問題，並且順勢介紹兩種夷系青銅器：犧首鼎與鉉鼎。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註釋：

1. 馬今洪，〈流甗的研究〉，《文博》，1996年5期，頁39-44+53。
2. 鄭小爐，〈試論青銅甗（鬲）形盃〉，《南方文物》，2003年3期，頁45-54。
3. 張愛冰，〈也談曲柄盃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文物》，2014年3期，頁57-64；張愛冰，〈曲柄盃〉，《院南商周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頁65-70；張愛冰，〈曲柄盃〉，《群舒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頁51-61；王學森，〈江淮地區曲柄盃的源流與功能探研〉，《形象史學》，2022年1期，頁3-17。
4. 徐少華，〈黃國〉，《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北京：中西書局，2021），頁113-127；楊履選，〈春秋黃國故城〉，《中原文物》，1986年1期，頁54-57。
5. 「堰臺文化」是以安徽霍邱堰臺遺址為典型，年代約在西元前800～500，是晚期的夷人文化。
6. 鄭小爐，〈試論青銅甗（鬲）形盃〉，頁45-54；張愛冰，〈也談曲柄盃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頁57-64；張愛冰，〈曲柄盃〉，頁51-61；余飛等，〈甗形盃——江淮、皖南的青銅器瑰寶〉，《大眾考古》，2018年8期，頁79-82；王學森，〈江淮地區曲柄盃的源流與功能探研〉，頁3-17；毛穎，〈南方青銅盃研究〉，《東南文化》，2004年4期，頁51-62。
7. 黃士斌，〈信陽孫家灣遺址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89年4期，頁1-68；王與剛等，〈河南信陽市平橋春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1期，頁9-14；歐潭生，〈河南信陽市平西五號春秋墓發掘簡報〉，《考古》，1989年1期，頁20-25+9；李維明等，〈河南固始平寨古城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0年3期，頁331-358。
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膠縣三里河》（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圖版五七：3。

HARBORING THE PAST

Maritime Southeast Asia as crossroads of trade, art, and cultural migration

抵

海洋東南亞的
文化交會

岸

Civilizations Meet at Sea,
Memories Settle along the Shore.

文明交會於海，記憶沉澱於岸

2025 10.04 (六) ~ 2026 01.04 (日)

展廳 Gallery | S101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主辦單位
Organized by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借展單位
With loans from



青雲亭
Cheng Hoon Teng Temple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開放時間
Hours 週二 ~ 週五 09:00-17:00 • 假日開放至18:00 (週一休館)
Tue. to Fri. 09:00 - 17:00; Sat. & Sun. 09:00 - 18:00; Mon. closed

展覽地址
Address 612008 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888號
No. 888, Gugong Blvd., Taibao City, Chiayi County 612008, Taiwan

南院官網
NPM Website



故宮100+
NPM 100+

